

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

譚其驥

元代福建行省置罷分合遷徙頻繁，元史本紀地理志百官志既記載不一，新元史行省宰相年表百官志地理志亦日相矛盾。讀史者苦於莫可適從。或盡置元史新元史之說而從三山續志，以爲續志修於元致和間，一代典籍尙存，當以爲正，而元史則修於易代之後，典籍未免散逸，容有未審。然正史紀志非由杜撰，其言當必有據，即令偶有舛誤，豈能盡誤而無一語可信乎？間嘗欲萃諸家之說，證以載紀，衡以事理，重爲福建通志作一信而可徵之沿革篇。奈史事千端萬緒，才識不足以取之，荏苒半載，終虛此願。今但就可考見諸端，草爲是篇，其疑而不可決者闕焉。

始建年月及其治所

八閩通志卷一引三山續志，『元至元十四年，置福建廣東道提刑按察司，十五年，置福建行中書省』。元史地理志江浙行省泉州路下，『至元十四年立行宣慰司兼行征南元帥府事，十五年改宣慰司爲行中書省』。並謂始建行省在至元十五年。今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四年九月甲

辰，福建行省以宋二主在其疆境，調都督忙兀帶招討高興領兵討之』。卷一五三焦德裕傳，『十四年拜福建行省參知政事』。是十四年九月已有福建行省矣，不始於十五年。又按卷一六二李庭傳，『至元十四年拜福建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改福建道宣慰使』。卷一三三忽刺出傳，『十四年陞資善大天福建行省左丞，遷江淮行省，除右丞』。是則十四年朝命設福建行省，蓋未幾即撤，行省規模，實際未嘗布置就緒；十五年福建全土抵定，始再命立省。史家以十四年之命未見事實，故逕以十五年爲行省始置之年也。新史地志福州泉州路下並謂至元十七年始置，誤。

世祖本紀，『十五年三月乙酉，詔蒙古帶唆都滿壽庚行中書省事於福州，鎮撫瀕海諸郡』。卷一二九唆都傳，『十四年陞福建道宣慰使行征南元帥府事，十五年進參知政事行省福州』。卷一三二兀台傳，『十五年師還福州，拜參知政事，詔與唆都等行省於福，鎮撫瀕海八郡』。卷一六二高興傳，『十五年夏，詔忙兀台立行省於福建，與立行都元帥府於建寧以鎮之』。並謂十五年初立省，治在福州。三山續志同。獨地志謂治在泉州。今按唆都傳『行

省福州』下云，『徵入見，帝以江西既定，將有事於海外，陸左丞，行省泉州，詔諭南夷諸國』。是初治確在福州，惟同年即有詔移省泉州耳。新元史行省宰相年表置此事於十六年，蓋朝命發於十五年，泉州開省則在十六年也。

福州泉州二省並立

今福建一地元代曾同時置有福州泉州二省。三山續志及元史諸志皆脫載。按世祖本紀，至元十七年時已有泉州行省。『正月，戊辰，復置行中書省於福州』，此並置二省之始也。『四月，詔以隆興泉州福建置三省不便，令廷臣集議以聞』。『五月，福建行省移泉州』。此言移者，蓋併也。其後又曾分立，『二十年三月，併泉州行省入福建行省』。

漳州曾爲行省治

福泉二州之外，福建行省又曾治於漳州。本紀，至元二十年，『罷福建道宣慰司，復立行中書省於漳州』；新史行省宰相年表，至元二十年，『左丞也先帖木兒行省漳州』，是也。諸志並脫載。本紀，至元二十一年，二月，『以福建宣慰使管如德爲泉州行省參知政事』；則其前已

還治于泉州矣。

歷次廢置年月

世祖紀，至元二十二年，正月，『盧世榮請罷福建行中書省，立宣慰司隸江西行中書省』。自至元十五年初建行省後，至是始罷廢。元史新元史諸志所記皆同。獨三山續志謂初置省十六年即罷，二十年復置，二十二年復罷。今按至元十七年有泉州福州二省，俱見上述，又紀十八年三月有福建省左丞蒲壽庚，十九年九月有泉州省；知續志誤也。

二十二年罷省後，何年復置，本紀及新元史志皆未明言（元史志記福建行省沿革不及至元二十二年後事）。獨三山續志云在二十三年。今按元史兵志四站赤，『二十三年四月，福建東京兩行省各給圓牌二面』；知續志是也。

高興傳，至元『二十八年罷福建行省，以參知政事行福建宣慰使；二十九年，復立福建行省，拜右丞』。二十三年復置後，又有此一度廢置。三山續志所記同。世祖紀載二十八年二月罷省，未明言二十九年復省。新元史脫載。成宗紀，大德三年二月，罷福建等處行中書省立宣慰司都元帥府。至元二十九年復置後，至是罷。三山續志

同。新元史志誤作二年。

順帝紀，『至正十六年，正月，壬午，改福建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爲福建行中書省』。大德廢省後，至是復置。官志記此事在十六年五月；九月，始罷帥府開省署。

末年分省之制

元史官志，『至正十八年，福建行省右丞朶歹分省建寧，參政訥都赤分省泉州』。新元史行省宰相年表，『至正二十四年，平章政事陳友定分省延平』。按此三分省而

外，又有興化分省，不詳於正史。八閩通志卷八七引吳源至正近記，志之最詳。今節錄之。至正十九年正月，三月八稱平章，安童稱參政，開分省於興化路治。二十年正月，右丞苦思丁繼任。二十一年四月，參政忽都沙元帥忽先繼任。二十二年六月，左丞余阿里繼任。二十四年四月，左丞觀孫繼任；旋德安以郎中攝行分省事。二十五年，左丞帖木兒不花繼任；未幾，復以德安攝任；十一月，哈散黃希善兵陷興化，分省罷。

宋史地理志考異(陝西)

聶崇岐

『京兆府……縣十三……樊川，次赤，舊萬年縣，宣和七年改』。

通考三二二，「七年」作「三年」。

『臨潼，次畿，唐昭德縣，大中祥符改』。

太平寰宇記二七，九域志三，通考三二二，「昭德」皆作「昭應」。昭應改臨潼，九域志三作大中祥符八年。

『河中府……護國軍節度』。

九域志三，『河中府……唐河中節度，太平興國七年改護國軍』。

『大中祥符中，以榮河爲慶成軍。』

九域志三，『大中祥符四年改寶鼎縣爲榮河，隸慶成軍』。

『解州，中，防禦』。

太平寰宇記四六，『解州，解部』。

『陝州……太平興國初改保平軍』。

續通鑑長編一七，開寶九年十月，「改保義軍爲保平軍」。

『縣七……湖城，中下，元豐元年復置。』

九域志三，「元年」作「六年」。

『閿鄉，中下，太平興國三年自虢州與湖城二縣來隸。』

太平寰宇記六，「三年」作「二年」。

『虢州，雄，虢郡，軍事。』

九域志三，『虢州，唐弘農郡。建隆元年改常農，至道三年改洪農，尋改虢郡』。按，建隆元年以避宣祖諱，故改「弘農」爲「恆農」。九域志書「常農」者，蓋宋史官避眞宗諱追改耳。

『縣四，盧氏，中，熙寧二年以西京伊陽縣欒川治隸焉。』

九域志三，「欒川治鎮」作「欒川治鎮」。

『虢略，中，唐弘農縣，建隆初改常農，至道三年改今名。

熙寧四年省五城縣爲鎮入焉。』

太平寰宇記六，「常農」作「恆農」，「常」字蓋亦

宋史官以避諱追改，元修宋史，未予改正耳。又太平

寰宇記六，九域志三，通考三二〇，『五城縣』皆作

「玉城縣」。

『欒川，元祐二年以欒川治爲鎮。』

「治」字亦應作「治」。

『同州，望，馮翊郡，定國軍節度。』

太平寰宇記二八，『同州……周顯德六年降刺史。皇

朝改爲定國軍節度。』九域志三，『同州……太平興國七年爲定國軍節度』。

『監一，沙苑』

九域志三，『乾德三年於馮翊朝邑二縣境置牧馬監，隸州』。

『華州……建隆初爲鎮國軍節度。』

宋史一太祖紀，續通鑑長編一，建隆元年正月「己酉復華州爲節度」。

『縣五……蒲城……建隆中自京兆隸同州。』

九域志三，「建隆中」作「乾德二年」。

『耀州……開寶五年爲威義軍節度。』

續通鑑長編八，乾德五年三月「置威義軍於耀州」。

『延安府……縣七，膚施……有金明龍安二砦。』

續通鑑長編一五〇，慶曆四年六月辛卯，改延州龍口

平寨爲龍安寨』。

『安寨一堡。』

續通鑑長編一五九，慶曆六年九月壬寅，『以延川高

平新修堡爲安寨堡』。

『延川……有安定黑水二堡。』

續通鑑長編一五七，慶曆五年十月甲子「以延州馬蹏

川新築城爲安定堡。

『城二，治平四年收復綏州，熙寧中改爲綏德城。』

九域志三，「熙寧中」作「熙寧二年」。

『青澗城，元符二年隸綏德城。』

九域志三，『青澗城……康定元年置』。

『鄜州，上，洛交郡，保大軍節度。崇寧戶三萬五千四百

一，口九萬二千四百一十五。貢麝香，今改貢蠟燭。縣

一，宜川。』

按此條係鄜州與丹州二條相混之文。鄜州條尾被截

去，丹州條首被截去，而以鄜州條之首，加以丹州條之

尾，於是乃大謬誤。由宋代諸地理書所載，知此條

『保大軍節度』以上應屬鄜州條，『貢麝香』以下應屬丹

州條，惟崇寧戶口之數，則一時不易推知其應屬鄜州

條抑丹州條耳。九域志三，『上，鄜州，洛交郡，保大

軍節度。……戶，主一萬九千四百四十二，客七千六

百七十四。土貢，席一十領，大黃一百斤。縣四：繁，

洛交；上，洛川；上，郿城；中下，直羅。康定二

年，即鄜城縣置康定軍使，仍隸州。熙寧七年省三川

縣爲鎮入洛交。』又，『丹州，咸寧郡，軍事。……戶，

主七千九百八十八，客一千八百四十七。土貢，麝

五兩。縣一，上，宜川。』又通考三二二，『丹州，

咸寧郡，貢麝香蠟燭。』

『宜川，上，後魏義川縣，太平興國中改名。』

『太平興國中』，太平寰宇記三五作「開寶九年」，

九域志三作「太平興國元年」。按，開寶九年即太平

興國元年。

『坊州，上，中部，軍事。』

『中部』下脫「郡」字。

『保安軍，同下州。』

太平寰宇記二七，『永康鎮……太平興國二年升爲保

安軍。續通鑑長編一八，太平興國二年四月己亥，

『以延州永安鎮爲保安軍。』九域志三，亦作「永安

鎮」。

『砦二，德靖』。

九域志三，『天禧四年置建子城，天聖元志改德靖

寨』。

『順寧。』

九域志三，『廢曆四年置順寧』。

『堡一，園林。』

九域志三，『廢曆五年置』。

『堡一，園林。』

『綏德軍，唐綏州，熙寧三年收復廢爲城，隸延州。』

『三年』，九域志三，通考三二二皆作『二年』。

『銀州，銀川郡，領儒林……四縣。』

『儒林』，通考三二二作『榆林』，太平寰宇記三八

亦作『儒林』。

『慶陽府，……縣三，安化，中，有……四砦。』

九域志三，『乾德二年改順化縣爲安化，省同川縣入焉。』又『四砦』作『五砦』，多一西谷一砦。

『環州……縣一，通遠。』

九域志三，『天聖元年改通遠縣爲方渠，景祐元年復爲通遠』。

『醴州……縣五……永壽，下，乾德三年自邠州來隸。』

九域志三，『三年』作『二年』。

『好時，本屬鳳翔府，政和八年三月割屬醴州。』

九域志十，『乾德三年析京兆府好時縣隸乾州。熙寧五年州廢，好時縣隸鳳翔府』。

『秦州……監一，太平。』

九域志三，『開寶初於清水縣置銀冶。太平興國二年升爲監，隸州』。

『城二，伏羌』

九域志三，『建隆二年置伏羌寨，熙寧……三年以伏羌寨爲城』。

『有得勝……菜園……一十一堡。』

九域志三，『菜園』作『芳園』。

『砦七……熙寧五年改古渭寨爲通遠軍。……割……威遠……隸軍。』

續通鑑長編八三，大中祥符七年八月丙寅，『改秦州大落門梟籠寨名曰威遠』。

『定西……三陽……弓門……靜戎……安遠……隴城。』

九域志三，『建隆二年置定西，開寶元年置三陽，太平興國三年置弓門，四年直靜戎，天禧二年置安遠，廢曆五年置隴城』。

『堡三……床樓……治坊……達隆。』

九域志三，『開寶九年置床樓寨，太平興國四年置治坊寨，慶曆五年置達隆』。

『安遠砦……小落門砦。』

續通鑑長編九一，天禧二年三月辛亥，『曹瑋請名新築大小洛門二砦爲安邊來遠，詔從之』。

『鳳翔府……乾德初，置崇信縣。』

太平寰宇記三〇，『崇信縣本唐神策軍之地，後改爲

崇信軍，皇朝建隆四年，以崇信及赤城東西兩鎮及永信鎮等四處于此合為崇信縣。

隴州……縣四……隴安，中，開寶二年析汧陽縣四鄉置縣。

九域志三，隆平集一郡縣條，「三年」作「元年」。

鳳州……監一，開寶，建隆二年於兩當縣置銀冶，開寶五年升為監。

太平寰宇記一三四，「二年」作「三年」。又宋史

三，太祖紀，開寶二月庚辰，以鳳州七房銀冶為開寶監。

渭州……熙寧五年廢儀州。

太平寰宇記一五〇，「義州，太平興國二年改儀州」。

縣五……安化。

九域志十，「乾德二年析華亭縣地增置安化縣」。

涇州，上，安定郡，太平興國元年改彰化軍節度。

續通鑑長編一七，開寶九年十月，「改彰義軍為彰化軍」。

原州……縣二……彭陽，中，唐豐業縣，太平興國初改。

九域志三，「太平興國三年改豐義縣為彭陽」。

鎮二，新城……柳泉。

九域志三，「乾興元年，以慶州柳泉新城二鎮並隸州」。

砦五：開邊……西壕……平安……綏寧。

九域志三，「端拱元年置西壕，咸平元年置開邊，天

□五年置平安，廢曆四年置綏寧。」

靖安，領中普吃囉岔中嶺張岳常理新勒雞川立馬城殺獐川九堡。

九域志三，「慶曆五年置靖安」。又「靖安領中郭普

吃羅岔張岳常理新勒川立馬城殺獐川九堡」。

德順軍……慶曆三年即渭州隴干城建為軍。

九域志三，「干」作「竿」。

城一，水洛。

九域志三，「慶曆四年置」。

砦五：靜邊……得勝……隆德……通遠……

九域志三，「天禧元年置羊牧城，二年置靜邊，天聖六年置得勝，慶曆三年改羊牧城為隆德砦，八年置通

邊」。

中安堡。

九域志三，「慶曆三年置」。

『鎮戎軍……本原州高縣之地，至道三年建爲軍。』

『高縣』。九域志三作「平高縣」，通考三二二作

「高平縣」。又「三年」，隆平集一郡縣條，同。九域

志三作「元年」。

『城一，彭陽。』

九域志三，『咸平六年置』。

『砦七：東山……乾興……天聖……三川……高平……定

川……』

九域志三，『咸平二年置東山，乾興元年置乾興，

天聖元年置天聖，八年置三川，慶曆二年置高平，定

川』。

『堡二，開遠。』

九域志三，『咸平元年置開遠』。

『河州……堡四……熙寧八年置閣精。』

九域志三，「閣精」作「閣精」。

『鞏州，下，本通遠軍，熙寧五年以秦州古渭砦爲軍。』

九域志三，『皇祐四年以渭州地置古渭寨』。

『砦六……永寧……寧遠……通渭……熟羊……』

九域志三，『建隆二年置永寧，天禧元年置來遠，三

年置寧遠，熙寧元年置通渭，熟羊』。

『岷州……縣三……大潭，中，建寧三年合良恭大潭兩鎮

置縣隸秦州，熙寧七年自秦州來隸。』

按，宋無「建寧」年號，「建寧」，九域志三作「建

隆」。又太平寰宇記一五〇，『大潭縣本良慕大潭兩

鎮，乾德元年合二鎮立大潭縣』。

『砦五：臨江……宕川。』

九域志三，『雍熙二年置臨江寨』。又，「宕川」作

「宕昌」。

『西寧州……崇寧三年收復……』

通考三二二，「三年」作「二年」。

伯希和撰鄭和下西洋考序

馮承鈞

西方史書言新地之發現者，莫不盛稱甘馬 (Vasco da

Gama) 哥倫布 (Columbus) 等的豐功偉業，就是我們中國人編

的世界史，也是如此說法。好像在講座中未見有人提起在

這些大航海家幾十年前的中國航海家鄭和，這真是數典而

忘祖了。說來也很慚愧，我們中國人所忘記的這箇中國大航

海家，業經外國學者研究過多次。首先有麥耶兒思 (Mayer)

一八七四至一八七六），隨後有格林威耳德（Greeneveldt 一八七七至一八九六），菲力卜思（Phillips 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羅克希耳（Rockhill 一九一五），諸人的研究，最後有兌溫達（Duyve-dak）的研究，同伯希和（Pelliot）的這篇考證。（均在一九三三年出版。）這些人的研究，在地理名物方面，固然有不少發明，但是尋究史源勘對版本的，祇有伯希和一人。在這一方面說，我們中國人確又有些自豪之處。伯希和此文刊布之兩年前，我的朋友向覺明（達），業已作過了一篇版本的考證（見民十八年四月小說月報四七至六四頁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他所尋究的史源較廣，版本較多，比瀛涯勝覽尚有國朝典故本，星槎勝覽兩卷本尚有國朝典故本，羅以智校本，廣州中山大學覆刻天一閣本，四卷本尚有歷代小史本，皆是伯希和此文所遺漏者。我翻譯此文以前，曾請教過他，承他的幫忙，將所藏若干不易覓得的刻本鈔本借給我勘對。尤使我感謝的，又錄示他所鳩集的材料若干條，也是伯希和之研究所未及，所以我生存活剝地轉錄於這篇序文之中。

諸本瀛涯勝覽中尚有一部題作「三寶征彝集」者，天閣書目曾著錄，伯希和此文亦曾說過，然未敢確定是瀛涯勝覽的別本。今檢抱經樓藏書志卷十九，著錄有明鈔

本三寶征彝集一卷，瀛涯勝覽的前後序文並存，且足補紀錄彙編本脫漏之文。後序末題「是歲監察御史古朴劇弘書」，是歲疑即紀錄彙編本天方條末所題之景泰辛未（一四五二），劇弘未詳為何許人。抱經樓藏書志排印於甲子仲冬（一九二四），這部孤本三寶征彝集現在或尚存在，若能取以校勘紀錄彙編本，必更有所發明。

鄭和第三次奉使的年月，是永樂十年冬月，證以西安羊市大清真寺嘉靖二年（一五二三）重修清淨寺記，「永樂十一年四月，太監鄭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Mecca）國，道出陝西，求所以通譯國語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Hassan）焉」等語，可見鄭和在永樂十一年夏季尚未出發。

鄭和第四次奉使的年月，是永樂十四年冬，證以泉州城外回教先賢墓鄭和下番路經泉州行香碑記，「欽差總兵太監鄭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於此行香，望靈聖庇佑，鎮撫蒲和日記立」等語，可見次年五月尚在泉州。

右引二條，足證鄭和是一信奉回教的人，復考永樂三年華亭李至剛為鄭和的父親所撰的墓誌銘（見袁嘉穀撰演繹卷三），說「公字哈只，姓馬氏，世為雲南昆陽州人。

祖拜顏 (Bayan)，妣馬氏。父哈只，母溫氏，……子男二人，長文銘，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賜姓鄭，爲內官監太監，……公生於甲申年（案甲申應是甲寅之誤）十二月初九日，卒於洪武壬戌七月初三日，享年六十九歲。長子文欽奉柩安居於寶山鄉知代村之原。……」又足證明他世代信奉回教。哈只就是 哈只 之對音，猶言巡禮人，足證和之祖與父均曾到過默伽。可是當時的回教徒。對於他教亦不甚排斥，元代的賽典赤諸人曾有修建文廟佛寺的先例，所以鄭和也曾受過菩薩戒，爲佛門弟子。摩利支天經尾有永樂元年姚廣孝題記，末云，「今菩薩戒弟子鄭和，法名福善，施財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勝報，非言可能盡矣。一日懷香過余請題，故告以此。」永樂元年歲在癸未（一四〇三），秋八月二十又三日，僧錄司左善世沙門道衍，可以爲證。

據永樂十八年刊太上說天妃救苦靈驗經後題記，永樂十四年下番之役，並有僧人勝慧隨往西洋公幹，則第四次旅行中有佛徒一人矣。

乾隆崑山新陽合志卷三十五藝文，有周復俊星槎勝覽序，序末云，「予屏居多暇，稍加刪析，錄一淨本，真六梅齋中」。又同書卷二十四人物文苑：有費公曉傳，傳末

言及星槎勝覽有云，「邑人周復俊得之，頗加刪析，附玉峰詩纂行世」。則現在流行的四卷本，亦得爲周復俊之刪析本。

上引各條皆是伯希和考證之所未及。至若伯希和這篇考證，全文共有二百十六頁，自從他撰了一篇交廣印度兩道考以後，從未做過如是長篇的大文。這篇大文原是一篇書評，乃對兌溫達所撰的重再考訂的馬歡書一書而撰，所以言版本考證之文過半，餘爲校勘版本糾正譯文之文。兌溫達書專考瀛涯勝覽，伯希和此文並及星槎勝覽。其考證星槎勝覽之文，居全文三分之一以上，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年月，同諸國的地名考證，皆在此部份中。全文無卷第，亦無子目，同他那篇交廣印度兩道考的體例相同，不過兩道考尚有子目可分，而此文言版本，言考證，言校勘，散見全文之中，譯文祇好仍其原狀。

此文原題「十五世紀初年中國人的偉大海上旅行」，別言之，就是三保太監下西洋諸役，所以我改題曰「鄭和下西洋考」。西洋二字，在現在固已喪失時效，然在當時地理概念尚未明瞭之時，凡玉門陽關以西的陸地，概名之曰西域，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諸地，概名之曰西洋，所以印度東岸的Oce，名曰西洋瑣里，毛夕里 (Masulim) 所產

的紗布，名曰西洋布 (Muslin mouseline)，迨至耶穌會的傳道師到了中國以後，方開始漸漸以西洋的名稱專指歐洲，至若鄭和所至之西洋，當然是包括印度洋而言也。

我們校勘版本，有一種成見必須打破。關於鄭和下西洋的記事，固然要考證正史同行記，以及明人所撰的那些關於四夷的記載，可是羅懋登所撰的小說西洋記，也不可忽視。因為西洋記所根據的材料，有一部份出於馬歡書，比方瀛涯勝覽卷首的紀行詩，除紀錄彙編本同國朝典故本有此詩外，他本俱闕，乃西洋記中反載有之，比較微有異文同譌誤，可是不乏可以參證的地方。我前見紀錄彙編本紀行詩中的「太宛米息通行商」一語，頗疑太宛是大宛之誤，米息是安息之誤，及見西洋記的紀行詩，作「大家米息通行商」，乃知太宛確是大宛，而米息不是安息，確是米息，就是明史卷三三二米昔兒亦名密思兒者之省稱。此米昔兒在西使記中作密乞兒，元史本紀（卷四十三）中作米西兒，郭況傳中作密昔兒，並是Misir之對音，蓋指埃及也。則雖小說，亦有可資考訂之處。向覺明從前也曾取西洋記所載古里國的碑文，來校訂瀛涯勝覽古里條所載碑文的錯誤。反之，馬歡書天方條所言「司馬儀 (Sima'i) 聖人之墓」，在西洋朝貢典錄相對之文中作「古佛墓」，足證文人之

的潤飾之不可靠，反甚於小說。西洋朝貢典錄印行之年，不過晚於西洋記二十三年，黃省曾所見的，應該是未刪改過的瀛涯勝覽，竟有這樣武斷的解釋，所以我很希望有人將現存比較尚完全的紀錄彙編本，用國朝典故本勝朝遺事本，同張昇本，以及或能覓到的三寶征彝集，作一部校勘工作。這種工作祇有我們中國人作得好，外國學者究竟有點隔膜。

我還有一種希望，鄭和之遺事可作兩面觀，一面是歷史的鄭和，一面是故事民話的鄭和，後一鄭和也很重要，曾為種種民話的幹題，至今南洋一帶尚盛傳之。見之載籍的固然要搜輯，傳之委巷的也要記錄。

向覺明曾說過，「桑原隲藏曾作了一部宋末泉州提舉市舶使蒲壽庚的事蹟，以蒲壽庚為中心，敘述唐宋時代中國與阿拉伯人在海上交通的情形；若是有人以鄭和為中心，而敘述元明時代中國與西方之交通，鈞稽羣書，疏通證明，其成就一定不會比桑原的書壞」（小說月報第二十卷第一號四八頁）。這是五年前的話，現在既有這些新資料之發現，我以為能夠疏通證明的，最好就是向覺明本人。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馮承鈞識。

曲錄內戲劇作家地域統計表

石兆原

王靜安先生在宋元戲曲史裏爲現存劇本的元雜劇作家

作了一個地域統計表，得到的結果，「六十二人中，北人四十九，而南人十三；而北人之中，中書省所屬之地，即直隸，山東，山西產者，又得四十六人……，且此四十六人中，其十分之九爲第一期之雜劇家……；至中葉以後，則悉爲杭州人，中如宮天挺，鄭光祖，曾瑞，喬吉，秦簡夫，鍾嗣成等，雖爲北籍，亦均久居浙江……」（見戲曲史第九章）

王先生劇學精深，作家的地域研究，實自先生始。但

至今日看來，這種工作，却有兩點不能令人十分滿意者：第一，僅以現存劇本之作家爲主，則不能窺見當時作劇家的實際分佈情形；第二，所謂現存劇本，實無法可以規定，以吾人今日所知，即有不少爲王先生所未見者，因之作劇家之入選與否亦無規定。所以吾人應將凡可考知者，無論其劇本存在與否，一律列入表中，自然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正確的結論。

不但元人是這樣，所有中國戲劇作家都應當這樣。我早就有意作一個中國戲劇作家地域表。無奈個人能力有限，

在前人所考見的以外，一點也沒有什麼創獲。如今先來作這一篇，自然當不得什麼研究，不過預備作將來的一種參考而已。

曲錄的不完備，差不多盡人皆知了。胡適之任中敏諸先生都有過很好的指正。最近鄭西諦先生作元明以來雜劇總錄，則是在曲錄之外，另起爐竈的一種新工作。惜現尙未成書，且亦以現存劇本爲主，這裏不能引以爲據。

我這表完全以曲錄爲根據，至於它的錯誤，暫且完全不管它。好在用的是作劇家地域的一方面，除却遺漏和傳奇雜劇二者有時不免混淆外，尙不至有十二分的錯誤。表的排列，用着下面幾條規律：

(一)以地域爲經，時代爲緯，將每個作者各置於其所應在之地位。

(二)每個作者姓名之下皆標明其爲何種戲劇作家，用「甲」字代表雜劇，「乙」字代表傳奇。若其人爲兼作傳奇及雜劇者，則並標之。

(三)於「甲」或「乙」之下，復用數字標明其所作種數。

(四) 每個作家皆用其名而不用其字；苟非其人字存而名佚，即其人以字顯而名反不彰者，亦用名，以期一律。

(五) 作家名字皆用其首先標出者，其『或作』，『或云』，『一作』等一概不用。如：趙明道一作趙明遠，李行道一作李行甫，皆只用明道行道，而不用明遠行甫；並因限於表內地位，亦不互注。

(六) 某地人又作某地人者，只用其首先標出地名，而不用次舉地名。

(七) 省分的次序，以作家著錄於曲錄之先後為準。

(八) 一省內之次序，凡舊屬一府者放在一起，以今制雖不相統屬，而在當日則一府境內之風氣固大有關聯也。又如吳縣長洲，山陰會稽之類，今日雖或併合，或取消，然在當日固分畫開的。今悉仍其舊。至此小組之次序則無定，或以今日之重要與否，或依作家之多寡列之。

(九) 省分皆用今名，縣名則依書中原稱。其為鎮名或其他地方名如烏鎮等類者，亦用原稱，列於所屬縣後。

(十) 凡貴族皆不列其籍貫，只以其生之所在地標之。

曲錄共著錄雜劇作者一百六十八家，傳奇作者二百七十家，中有無里居可考者，雜劇傳奇共一百一十家，更有吳昌齡等四人雖注有里居，一時不能考出其在何省，亦姑略去，只剩作家三百二十四人。此中尚有二十六人兼作雜劇傳奇者，此二十六人雖列在兩處，實合為一人，再減去之，則為二百九十八人。計雜劇作家一百二十五人，(兼作雜劇傳奇者附此)，傳奇作家一百七十三人。本表即由這三百個差二位的作家組合而成。

河	作家時代	
	省	縣
大都	元	明
	馬致遠 甲一四	
	王德信 甲一七	
	關漢卿 甲六四	
	庾天錫 甲一五	
	王仲文 甲一〇	
	新君祥 甲六	
	楊顯之 甲八	
	石子章 甲二	
	李寬 甲一	
	費君祥 甲一	
	費唐 甲三	
梁進之 甲二		
孫仲章 甲三		
	清	

山			北										
德州	章邱	濟南	元城	大名		眞定	保定	文安	涿州	通州	大興		
		武漢臣甲一三		宮大挺甲一六 陳寧夫甲一	江澤民甲一	史九敬先甲一 侯克中甲一 戴善甫甲五	白樸甲一七 李文蔚甲一二 尙仲賢甲一〇	李好古甲一三 彭伯威甲一		王伯成甲三		曾瑞甲一	趙明道甲二 李子仲甲二 李時中甲四分 張國賓甲四
	李開先乙二		張四維乙二	盧柎乙一									
盧見曾乙二		袁聲乙一						張雲驥乙一		張異資乙四	岳端(儼)郡王乙一 舒位乙五 胡介祉乙一		

江			南							河			東			
南城	彭澤	樂平	德興	彰德	汴梁	大梁	新安	洛陽	河南	萊陽	臨朐	益都	棣州	東平	曲阜	
		趙善慶甲七	李直人甲一二	鄭廷玉甲二四 趙文敬甲三	趙天錫甲二 陸顯之甲一	鍾嗣成甲七		姚守中甲三				王廷秀甲四	康進之甲二	高文秀甲三四 顧仲清甲二 張時起甲四 張壽卿甲一 趙良璧甲一		
鄭之文乙三	馮之可乙一						程麗先乙二		李雨商乙一		馮惟敏甲一					
										宋琬甲一					桂馥甲一 孔尚任乙二	

安							西				山			西		
蕪湖	池州	望江	懷寧	安慶	歙縣	休寧	徽州	絳州	平陽	(西京大同)	太原	武林	鉛山	臨川		
								李行道 甲 一	石君寶 甲 一〇 于伯淵 甲 六 趙公輔 甲 二 狄君厚 甲 一 孔文卿 甲 一 鄭光祖 甲 一九	吳昌齡 甲 十七	李壽卿 甲 一〇 劉唐卿 乙 二 喬吉 乙 一一	羅本 甲 一				
	余聿雲 乙 二		阮大鍼 乙 五	龍渠翁 乙 一	汪道昆 甲 四	汪廷訥 乙 甲 一〇 吳大震 乙 二	汪宗姬 乙 一							湯顯祖 乙 五		
王 璽 乙 一	石 龍 乙 一	龍 燮 乙 甲 一			方成培 乙 一								蔣士銓 乙 甲 六	吳士科 乙 一		

浙												徽													
錢塘												杭州	亳州	宣城											
												沈 拱 甲 之四分一分	黃天澤 甲 之四分一分	施 惠 乙 甲 之四分一分	范居中 甲 之四分一分	王仲元 甲 之三	王 暉 甲 三	蕭德祥 甲 五	陳以仁 甲 二	鮑天祐 甲 七	沈 和 甲 六	范 康 甲 二	孟漢卿 甲 一		
沈孚中 乙 三	楊 珽 乙 二	胡文煥 乙 三	汪 錢 乙 一	高 濂 乙 二	章大倫 乙 一	錢直之 乙 一	張太和 乙 一	心 一 子 乙 一	庾 庚 乙 一	吾邱瑞 乙 一	謝天祐 乙 二	王 恒 乙 一	陸江樓 乙 一											梅鼎祚 乙 甲 一	
																									李文瀚 乙 四

餘姚	上虞	山陰	會稽	紹興	海寧	仁和	
						郝經甲二	
葉憲祖 乙甲 一五九	朱期 乙 一	趙於禮 乙 二	謝謙 乙 一	車任遠 乙甲 二一	王應遴 甲 一	徐渭甲 一	李蔭桂乙 一
鄒逢時 乙 一			金懷玉 乙 九	史槃 乙 二	單本 乙 二	陳汝元 乙甲 二一	孟稱舜 甲 六
						高奕乙 一四	
						顧元標乙 一	謝宗錫乙 一
						石子菱乙 三	
						查慎行乙 一	查繼佐甲 一
						陳與郊乙甲 一	張從懷乙 一
						程文修乙 二	徐士俊甲 二
						卓人月甲 一	沈沐乙 一
						沈名蓀乙 一	梁孟昭女士乙 一
						厲鶚乙 二分	夏綸乙 六
						吳城乙 二分	陸次雲乙 一分
						洪昇乙甲 一八	

天台	淳安	建德	蘭溪	金華	鄞縣	寧波	慶元	武康	烏鎮	烏程	湖州	平湖	海鹽	秀水	嘉興	蕭山
		周文質甲 四					汪勉之甲 二分 之一						楊梓甲 三			
秦鳴雷乙 一	徐應乙 一			呂文乙 一	屠隆乙 三	湯式甲 二	姚茂良乙 三	王濟乙 一	吳世美乙 一			沈鯨乙 四	許炎南乙 二	姚子翼乙 四	王翊乙 四	來集之甲 六
			李漁乙 一六								沈樹人乙 一		黃憲清乙 七		姚子懿乙 一	毛奇齡乙 二
															周起乙 一	
																楊之炯乙 一

江		江						
永嘉	金陵	江寧	句容	溧陽	蘇州	吳縣	長洲	
戴子晉 乙 二 高明 乙 一	朱權 甲 一二 朱有墩 甲 三〇 胡汝嘉 甲 一 黃方儒 甲 六 馬守真女士 乙 一	張堅 乙 四	朱從龍 乙 一	沈祚 乙 一 張景殿 乙 一	朱寄林 乙 三 張大復 乙 二三 毛鍾紳 乙 一	周朝俊 乙 一 馮夢龍 乙 四 王鳴九 乙 一 許自昌 乙 四	陸世廉 乙 甲 一 鄒玉卿 乙 二 蔣麟徵 乙 一 吳千頃 乙 一	
					袁于令 乙 甲 一 陳子玉 乙 三 朱雲從 乙 二 盛際時 乙 四 朱素臣 乙 一八 畢萬侯 乙 一六 李 玉 乙 三三 朱佐朝 乙 三〇 葉稚斐 乙 八 馬信人 乙 三	尤侖 乙 甲 五 陳二白 乙 三		

元和	崑山	吳江	常熟	太倉	嘉定	揚州	江都
張鳳翼 乙 六 陸采 乙 五	梁辰魚 乙 甲 二 顧采屏 乙 一 周公魯 乙 一 朱鼎 乙 一 顧仲雍 乙 一 顧希雍 乙 一 鄭若庸 乙 三	沈自徵 甲 三 葉小紈女士 甲 一 沈璟 乙 二 顧大典 乙 四 李素甫 乙 五	黃廷偉 乙 一	王衡 甲 四 王世貞 乙 一 王翔千 乙 一	王聖徵 乙 一 周若霖 乙 二	陸登善 甲 二 陸鳴善 甲 二	程子偉 乙 一 陸弼 乙 一
陳鍾麟 乙 一	歸莊 乙 一		邱園 乙 九 陸桴 乙 二 程端 乙 一	吳偉業 乙 甲 二 王 井 乙 二 王聖徵 乙 一			徐石麟 乙 甲 五 吳綺 乙 四

上海	華亭	松江	宜興	無錫	陽湖	武進	常州	興化	儀徵	
									孫子羽 甲 一	
黃伯羽 乙 一	顧瑾 乙 一	王玉峯 乙 一	吳鵬 乙 一	孫源 又 甲 一 陸濟之 乙 一 盧鶴江 乙 一		楊柔勝 乙 一	邵宏治 乙 一			
黃兆森 乙 甲 一 三	張照 乙 七 (周祥銓鄒金生等合作)	范文若 乙 九	萬樹 乙 甲 八 吳炳 乙 乙 八 陳貞禧 乙 乙 一	堵庭棻 甲 一 黃家舒 甲 甲 一 稽永仁 乙 甲 一 薛且 乙 乙 一 顧彩 乙 乙 二	陳煨 乙 五	張龍文 甲 一 唐宇昭 乙 一 董定園 乙 二		李棟 乙 一		鄭小白 乙 一 李本宣 乙 一 汪祚 乙 一 汪楫 乙 一

廣東	福建	湖南					湖北			四川	陝西			蘇州			
瓊州	汀州	福州	武陵	衡陽	靖州	平江	湘潭	長沙	蕪春	江夏	湖廣	新都	鄜縣	郃陽	武功	邠州	海州
邱濬 乙 四	李玉田 乙 一	林章 甲 一	龍騰 乙 一	李九標 乙 一	許潮 乙 甲 一 八					崔應階 乙 二	謝廷諒 乙 一	楊慎 甲 八	王九思 甲 一	王權 乙 三	康海 甲 一	陳鐸 甲 二	程枚 乙 一
				王夫之 甲 一		王維新 乙 一	張九鉞 乙 一	楊恩壽 乙 六	顧景星 乙 一								

右表雜劇作家一百二十六人，傳奇作家一百七十一人
(內有雜劇兼傳奇作家二十四人，未另計，只一見於雜劇作家數內，因其

本一人，未可分之爲二也），共計二百九十七人。於此將近三百位作家的地域分配中，有幾樁顯著的事實，我們可以見到：

(一) 作家省分的分配：右表以今之地域計之，共

十四省，但作家的多寡頗有不同，計：

1. 河北	三十七人	元三十人	明二人	清五人
2. 山東	十五人	元八人	明二人	清五人
3. 河南	八人	元六人	明二人	
4. 江西	八人	元三人	明三人	清二人
5. 山西	十一人	元十一人		
6. 安徽	十四人	元一人	明八人	清五人
7. 浙江	八十八人	元十五人	明五十二人	清二十一人
8. 江蘇	百零一人	元四人	明四十七人	清五十九人
9. 陝西	三人	明三人		
10. 四川	一人	明一人		
11. 湖北	三人	明二人	清一人	
12. 湖南	七人	明三人	清四人	
13. 福建	二人	明二人		
14. 廣東	一人	明一人		

(二) 時代與地域的演變：由於前一項的統計，我們知道這十四省中，並不是每一朝代每省都出相

等的戲劇作家，有不少的省分是只有一朝有的。

今以朝代計之：

1. 元 河北，山東，河南，江西，山西，安徽，浙江，江蘇八省，其餘六省無作家。

2. 明 河北，山東，河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蘇，陝西，四川，湖北，湖南，福建，廣東，十三省，只山西一省無作家。

3. 清 河北，山東，江西，安徽，浙江，江蘇，湖北，湖南八省，其餘六省無作家。

即此可見中國戲劇作家的地域最普遍的時代是明朝，不但在所有地域中佔了十四分之十二，並且陝西，四川，福建，廣東四省，都是只有在這時有作家的。自然戲劇作家的數量也要以這時期爲最多了，這可以從表裏的數目——元：七十七人；明：一百二十八人；清：九十三人——明白的看出來。

(三) 戲劇種類與地域，我們再注意一件事，上面的地理分配，可以幫助我們更加明白，這件事就是戲劇的種類。這裏所謂戲劇的種類只就雜劇與傳奇而言，因爲除了少數的二十餘家兩種兼作之

外，都是只作一種的。在上面表裏，我們知道：

雜劇作家 元：七十八人；明：三十一人；清：

一十七人，——是一代比一代少的。

傳奇作家 元：二人；明：九十七人；清：七十

六人，——是以明一代為最多的（元

之二人皆見於雜劇作家），這種互相

消長的關係，是很可以注意的。

試再就各省計之，

1 河北 三十七人 雜劇三十人 傳奇七人（兼者三人）

2 山東 十五人 雜劇十一人 傳奇四人

3 河南 八人 雜劇六人 傳奇二人

4 江西 八人 雜劇四人 傳奇四人（兼者一人）

5 山西 十一人 雜劇十一人

6 安徽 十四人 雜劇五人 傳奇九人（兼者三人）

7 浙江 八十八人 雜劇廿八人 傳奇六十人（兼者七人）

8 江蘇 零一人 雜劇廿五人 傳奇七十六人（兼者十人）

9 陝西 三人 雜劇二人 傳奇一人

10 四川 一人 雜劇一人

11 湖北 三人 傳奇三人

12 湖南 七人 雜劇二人 傳奇五人（兼者一人）

13 福建 二人 雜劇一人 傳奇一人

14 廣東 一人 傳奇一人

由此統計看來，雜劇作家的地域多在河北（佔三分之一），山東（佔十二分之一），山西（佔十二分之一），浙江（佔三分之一強），傳奇作家則多在江蘇（三分之一強），浙江（三分之一）兩省。其他各省，俱不佔重要地位。

雜劇作家地域的分配，這裏所得到的，仍和宋元戲曲史裏差不多。至傳奇作家的地域統計，因尙未見到前人的著作，自無從比較。至於二者地域的分配不同的原因，這裏限於篇幅不能論及。然在王靜安先生的統計裏，知道元中葉以後戲曲作家的中心已由北方移到杭州，則江浙二省繼起為傳奇作家的中心地域已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四）戲劇作品的產量問題 除掉以上三項，這也是一個極可注意的事，因為作品極少的作家除掉他的作品真能出類拔萃以外，是不能給整個戲劇有多大影響的。所以我們於知道了戲劇作家的地域分配以後；還要知道他們的產量怎樣。這一項，我們可以把那些里居無考的作家的作品也一同統計的，得的結果，却是這樣：

甲，每人有一種作品的：雜劇六十五人 傳奇一百六十七人

乙，一種以上十種以下者：雜劇八十八人 傳奇九十人

丙，十種以上二十種以下者：雜劇十二人 傳奇六人

丁，二十種以上：雜劇：二十四種一人，三十種一人，三十四種一人，六十三種一人。
傳奇：二十一種一人，二十三種一人，三十種一人，三十三種一人。

這產量特多的八個作家的地域分配，是這樣的：

雜劇：二十四種：元彰德鄭廷秀，三十種：明金陵朱

權，三十四種：元東平高文秀，六十三種：元

大都關漢卿。

傳奇：二十一種：明吳江沈璟，二十三種：清蘇州張

大復三，卅種：清吳縣朱佐朝，三十三種：清

吳縣李玉。

八人除明朱權外，皆生於當日該種戲劇最發達之地。由於以上四項事實，我們對於戲劇得有下列五種概念：

(一) 雜劇盛行於元朝，明清以來漸次衰微。

(二) 雜劇作家以河北人為最多，次則為杭州人。

(三) 傳奇盛行於明朝，元則甚少；清雖較明作家少不

了許多，但地域分配遠不及明朝之普遍。

(四) 傳奇作家以江蘇人為最多，浙江人次之。

(五) 出品最多之作家多產於戲劇最盛行之地。

將來我們若有機會能詳細地再就實際所有的來統計一下，結果當然是要更詳確更可靠的。但是這裏所得的，總會離着正確結果太遠，所以也可說是一種很重要的參考。

注：①王關西廂記係合五本雜劇而成，曲錄誤入傳奇類，今正。

②王伯成天寶遺事係散套，曲錄誤入傳奇類，今正。

③曲錄雜劇部收吳昌齡雜劇十一本，而誤將西游記六本入諸

傳奇類，今改正。

二十三年六月，於故都廬。

游歷瓊州黎崗行程日記

胡傳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

光緒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由瓊州府起程。出西門五里曰雨水村，往年防海駐兵處也，營壘尚存。又十里曰西

場村。又沿海而西，折而稍南，十里曰長坡。岡阜回環，磊磊之石露出無數，大小不等，石皆有孔而形圓。土人取石壘而成垣，聯絡若花格，而耕其中。高處種蔗與山芋，窪下之處則藝稻。晚稻已登場，頗豐熟。而路旁又見穀種初布者數處，秧針刺出水面者二處。蓋稻三熟，四月種者六月熟，七月種者十月熟，十一月種者來春三月熟也。又十里曰那柳村。地處高岡，土沃而厚。又西，地平而漸低，皆水田。十里至龍山。

龍山之南有長岡，自東而西。岡上徧種蔗。岡北有村曰撥雲。又北曰夏西村，瓊山澄邁于此分界。有河自東而西，可舟行達澄邁。

二十二日，自龍山雇船，過海邊村而北，折而西，過坡長村，計水程十五里而至廣德橋。登岸，已過澄邁縣城里許矣。過橋而西，十里曰雷公坡。地處高原，北可望海，而居民只三家。又西，過稍陽橋。由高坡上行十里曰多豐社。居民約三十餘家。又西二十里，過那黎水。無橋有渡，無渡夫，涉水而過。只居民一家。又西，坡甚平曠，迤邐不絕約二十里，惟中數里係沙岡，其餘皆赤土而無開墾者。直抵青山，乃見居民。青山一曰森山，一曰福山，市集處也。瓊軍前營右哨駐此。是日，哨官李有明郭

雲貴各帶哨勇同至此。營官魏慶庭總戎聞由澄邁枉道至金江，與中營會議緝捕事宜，尙未至也。

二十三日，由福山而西，十里入臨高界。折而南，十里曰那靜鋪。居民只數家。又十五里曰松柏橋。又三里曰清多朗村。又十二里抵多文市。一路所過皆荒坡，而自那淨以南，坡尤平廣，淺草中，畦町宛然可辨，蓋已墾而復荒者也。多文有生員姓顏名宗儀，予宿其家，詢以所學，惟咨嗟以貧對，問以地方利病，則謙言不知也。

二十四日，由多文而西南，十五里曰美凡村。坡地平行而多沙。其西南一岡環之，低處爲水田，高處皆未墾荒地，徧生小樹，高一二尺許，與澄邁之僅生淺草者不同，知其土沃于彼也。由村而南，十里至岡曰南肚川。有居民一家。過岡而南，十五里曰古留。居民亦只一家。又南十五里，路旁草舍或間一里一家，或間二三里一家，寥寥如晨星。又南，兩岡夾之，中成窪地，民刈稻于泥塗中，曰夾流。蓋山水所聚之區，民知蓄以溉稻，而不知開溝使可洩潦也。又南五里，抵和舍市。地在臨高之南百里，居民約二百餘家，皆客民之久居于此，與土著者同。其四鄉所散處者，則新客也。

瓊軍右營右哨新移駐于和舍。予本奉朱觀察札查點該

軍人數。至此，遇其右哨，而札未交該營帶官，未便遽令集隊聽點，密查其數，共計三十七人。詢其哨官陳麟祥「哨勇均在此否？」答云，「在此者四十人之數，餘差赴四鄉偵探未歸也」。該哨官頗熟黎中道路，詢問久之，復取一路程單而歸。少頃，陳來答拜，復久談而別。

二十五日，由和舍而西南行十五里，路東曰龍南，約十餘家。西曰排總村，約三十餘家。地頗平曠。折而西，十里曰新市。又西五里過石橋，入儋州界。又西南十里曰美富。居民三百餘家。光緒五年客匪之亂，該村紳民自募鄉勇五百以守，鄰近二三十里小村之人爭移入該村居住，恃勇以無恐。既而勇與匪通，陰相結以圖，該村被禍最慘酷，死者約二千餘人。其地低處多水田，高處則一片荒莽也。又十里抵那大市。居民約五百餘家。

瓊軍右營管帶官朱簡臣副將原帶二哨駐那大。其右哨已移赴和舍，即昨日所見者。其後哨自九月下旬入白沙崗查案，十月初回那大，其哨官盛萬盈染瘴而疾，勇丁病者二十餘人，皆至今未愈。予至，朱副將以實情告，并言現能起而應點者只有二十餘人，明日至南豐詢問撫黎局當知所言不謬。答以既只二十餘人可以不必點名，由該營自行據實稟報可也。前見澄邁民呈稟中有那大一帶現復私造

黑旗等語，密囑其加意防察而回旅舍。朱營官來請往伊公館，力辭之；將送禮，峻拒之。那大相近五六十里內所有新客民之爲匪者，經方觀察捕誅百餘人外，餘皆逃散。其留者皆有十人互保，故近日尙安靜。惟西北距儋州百二十里路僻，途中行旅時聞有被攔劫者。

瓊軍中營派隨勇弁陳榮貴自言稍有感冒，即作書遣回金江。

二十六日，由那大而南，稍東，十里過河，曰白茅村。又十里曰紅坎村。官軍所開道甚寬平，而大半茅塞，人行者少也。又十里，抵臨高之南豐市。民黎交易處也。其地南接乾脚上水諸崗，西阻白沙，北連南洋，爲走集之都，而荒僻殊甚，前因爲黎地也。入撫黎局拜洪君範卿黃君炳臣，即住局中，右營幫帶官王君光發前哨哨官楊朋舉來拜，言已另備公館，辭而謝之。其左哨則已移赴茅地駐紮，距南豐九十里。

二十七日，點右營前哨勇數。到點者二十九人，病者六人，餘皆奉撫黎局差入黎崗，幫散衣褲。

予自瓊州雇夫五人至那大，換五人至南豐。自南豐入黎地必改雇黎夫。據洪君範卿云，黎中路多峻嶺，黎夫不能任重，肩輿須雇四夫乃能抬。每担只能挑三十斤。入黎

米可就地買食，水亦可飲，無須用沙漏，此沙桶可無須帶行。原來行李二挑，可改作三挑：備錢隨路發夫作一挑；備蔬菜油鹽自食，及鹹魚菸葉用以賞黎總營哨官當作一挑；又從人太單，須添勇四名，又局派通黎語者一名，當另雇一夫挑從人行李。從之。共託雇黎夫十名。

問洪君範卿「久居那大南豐兼入白沙崗，獨不染瘴，保身別有道乎？抑禦瘴有術乎？」曰，「染瘴與否，皆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謂黎中天氣尤炎熱，而夜及雨天風寒侵人肌理，則入黎者，誰不知加衣？謂林谷間草木腐爛鬱積之氣薰蒸，人觸之必病，則鼻觀并未聞香臭而亦病？謂水有毒，或疑黎人置毒，則同飲者當同病，何以竟有不病者？謂秋冬無瘴，十二年十月二十日瓊軍入白沙崗，至十一月初二日合營大半報病？謂春夏瘴盛，十三年二月三月軍士開番打番路不病，四月開紅毛路者多病，六月因別差事入山者復鮮病？謂黎中物不可食，予在黎中日食牛羊雞猪等肉及鮮魚蔬菜瓜果，而獨不病；真有不可解者。此次用兵，東西二路殺賊不過三百餘名，而我軍官弁勇丁瘴故者至三千餘人之多，可歎也矣！」

二十八日，雨。作函稟朱觀察，報將入黎崗。

洪君言「現奉札令於南豐籌開官市官行，體察情形，

有四難：一入崗之黎客自有資本者少，領行本者多，官招黎客則無本者來，有本者必不來，行除貨于客，客除于黎，其轆轤不清乃常情也。客欠行本不清不能另投行，其所購之黎貨不敢交他行，亦常情也。官招之來，則其原交易之行必譁然投局評論，曲直不休，此一難也。一商買不能不賒貨物于花戶，其所賒貨之價較現錢交易者必加一二分，防其虧負不能完清也。商買每歲將此等未收之帳或十作五，或十作三，或竟不作數，斯可核實通盤，官中交代，不能如此，二難也。一南豐一帶，處處有墟，今日在東，明日在西，黎貨不能日日集于一市。設官行而山貨他往，聽之，則坐食無所取利，分設于各墟，則人多費益多，終亦難取利，此三難也。原領官領本百兩分四年拔歸，每歲已取息二分半，加以行中薪水食用必每值百文之貨加四五分價出脫，而後足以取盈，恐市上無此厚利，此四難也」。

是夜，所雇黎夫至，言定送至番崙每名給錢三百文。二十九日，兩未霽，復留一日，聽洪君言諒山失守及克復事。

李潔齋，湖南人。徒步出嘉峪關，遍歷新疆南北兩路歸，而赴京師伏闕上書，言新疆諸將帥陰事，語甚切直。

書留中半月。既而奉上諭發回原籍父地方官管束。後復至鎮南一帶游歷。光緒十二年聞瓊州用兵，復渡海入瓊軍，請入山自効。未行而疾作。臨終，語同人「毋畏瘴憚入山，我死爲鬼當驅瘴祜入山者」。卒葬那大南山，方觀察爲勒碑紀其墓。予聞亟詢有無著作。洪範鄉兄言已歸其家矣。惜未一見其人與書。

三十日：晨起天陰甚。洪黃二君堅留再住一日。予以黎夫作已候一日，不可令再候，決計就道。別洪黃二君，偕原從人二及右營勇丁四局差一率黎夫十以行。十里至那口。水西流，深約三尺，撫黎局新造渡船在岸，尙未竣工。又南十里曰打凡村。又十五里曰南陽溝。水東北流，又十里至番打，即乾脚崗也。自那口至此，皆岡隴起伏，高下懸殊，每過一岡，必有一水間之。新開之道陡而峻，新造之橋則皆于八月中爲水漂去不見踪影矣。未至番打之西五里許，地勢稍平而草木尤鬱茂。自此而南稍西二十里，涉三奇溝，踰三奇嶺，又十里，卽至番崙。黎人約四十餘家。其時撫黎局奉督憲檄新給黎中婦女衣褲，聞官塲人至皆衣新以出，老幼一色，或立門前，或露半身于門樞間，咸嘻嘻互相顧視而笑，若跼促不自安者。其不慣穿華衣之情宛然如繪也。是處米每升錢三十文，購三升炊以作晚

餐，九人食之皆果腹，升大可知矣。是日計行八十里。凡開路傍山沿溪斜迤而上，則峻處亦可使歇而平。陡起陡落雖捷直，雖不高，亦峻而難陟。新開路隨電纜行，故峻處多。

十一月初一日，由番崙而南，地稍平。十五里曰孔麻村。居民約三十餘家。又十里曰婆打村。北倚山，南襟水，種檳榔甚整齊，居民約二十家。又十里至黎板村。其地岡阜夾溪，殊狹隘。又十里緣溪行，路甚窄，至加來村。是日計行五十里。每夫給錢一百二十文。自此以往，至打寒只三十里，令黎哨官覓夫，許以每名給錢一百文。復求增加。加二十文，意似尙未饜。問其姓名，豎不肯自言。再問之，遂趨避。問「夫有否」？曰，「有」。黃昏後聞鳴金擊鼓歌唱聲，蓋哨官覓夫，諸頭人皆集，各歌以爲樂也。

初二日，由嘉來而東南，約二里許，卽上嶺。折而東而北，至嶺頭。約三里許，嶺頭有黎人二十餘名刈路中草萊。蓋嶺今春新開，行人少，茅復塞之，今聞官塲人至，始集衆復刈草也。其時山間霧大作，小雨霏霏，人相去二丈許卽不可辯。又約五里曰肯東村。復過嶺，下澗，折而東，過水，復上嶺，折而南。既過嶺，復東約十里，又

踰嶺而南約十里，山谿中有村落曰打寒。是日計行三十里。

是日冒雨行。草中有虫灰黑色，或長寸許，或二寸三寸半寸許。行二百步許，足上必有虫四五纏之，亟宜撥去，少頃，即刺入膚孔中流血。予僕俟二云，安徽水田中亦有此虫，見石灰則化。

初三日，大霧而雨。黎夫已齊，遂冒雨行。由打寒而東南，沿小溪兩岸，皆水田，路甚滑。約五里，過溪上嶺，既下復上，上如登峻坂，下則入幽谷。約二十餘里下嶺過河，曰毛丹村。其相近者曰岩寒村。二村共約三十餘家。又東五里至紅毛崗。其前黎總管曰王文昌，故村亦名文昌村。今總管即其弟文星，往凡陽未歸。村有瓦屋二，總管兄弟所居也。是日所過嶺頭，望五指山如在目前，爲霧所遮竟不能一見。計行三十五里，每夫給錢一百文。

由打寒南至草嶼計程三十五里，東南至紅毛亦三十五里，而由紅毛西至草嶼十五里，繞至紅毛迂而遠矣。

黎人耕田不知用犁起土，以水牛四五頭多或六七頭亂蹄田中，使草入泥中，泥湧草上，平之以栽秧。低田常有水者二熟，高田一熟而已。

初四日，由紅毛復回來時原路，西北行過岩寒毛丹。

涉水至長鼎村。折而西，沿大河而行，涉水三次，十五里至南岸曰草嶼村。又涉水而北，沿河行約三里許，水深不得過。復緣北岸石壁行。石峭峻，峻如刀戟。水流石隙間，浪如雪，聲如雷。其下石爲水所激磨，其渦如釜，如盆盎者，大小不一，皆圓而光。其旁方如井，長如槽者，亦皆如鑿成，人行其側，如坡公所謂「履虎豹，登蛟龍，慄乎其不可留」者約二里許，路雖險，亦奇觀也。度險得平路，十五里至他連。過小溪，折而西北。踰嶺復西南行，二十里至打三鳥。是日計行五十五里，每夫給錢一百文。

他連村南襟大河，其東有山溪，村人以石作堰，壓其溪流蓄水使高，如安徽之塌緣，山腰而西而南，開小溝引所蓄之水以灌田，如安徽之圳能，興修水利，殊可喜也。

由他連而東南望，五指山爲雲所掩，僅見一峯而已。

初五日，由打三鳥西南行，涉水二次，計廿五里至毛陽。又西曰毛贊。又南曰毛貴。平田甚多，而皆久荒不治。其人皆居兩岸高山深林中，無居于平地者。又十里曰毛能，曰毛或，情形與毛贊同。又約十里，路爲水沖去，行岸畔石上，甚險峻，有僅容足趾者。既踰險，西折而上嶺。山行約十里，下嶺，平田荒者尤多。下嶺路旁林邊見彩

蝶千百成羣，穿林出入，聚而不散。從人以爲必有香木，將入林尋覓，予亟呵止之，恐有毒也。遂疾趨而過。至河，水深及臍。過河，即凡陽鍾教諭仁寵所帶瓊軍左營駐此。既相見，詢及地方平田，始知此一帶自光緒五六年以後，屢被崖州黎匪劫掠，牛隻俱盡，民皆避居于山林，平地茅舍均爲賊燬。今年九月初一復被土塘官方多潤多港萬銃黎三百餘人劫掠一次。毛貴王陋簡家被擄子女七口，勒令取贖。大兵甫旋，小醜敢爾，殊可惡矣。是日行五十五里。

左營駐平坡，樹木爲柵，蓋茅棚以居，幫帶王君奉龍不解漢語，其勇大半鍾君鄉人也。所用皆來復鎗，無後門新式者。

初六日，遵札點左營勇數。其應點者計一百九十三名，其出差者十九名，告病者二十名，病故未補者二名，留府城者十四名，共二百四十八名。校閱其技，惟幫官五鎗全中，勇丁能中三鎗者僅三人而已。賞三勇每人五開洋銀三圓。

聞十月十六日土塘有傳箭事。

自南豐至此，皆行黎崗惟紅毛凡陽水土惡，飲之腹痛脾洩。左營弁勇亦患此。

初七日，黎人王陋簡等聯名呈請代稟上憲徵辦匪黎。

計開匪首吉狗浪岸吉那熊王打來王阿五劉那燕劉那惑邢阿葉二邢阿農劉那禁皆土塘人。土塘即頭塘。劉打核邢打麥劉廣廟皆官方人。劉應岸劉阿生劉艾豪皆多港人。王陋爽王那算王那惠王那混王那文德王那文暇王阿隆王打麥二皆萬銃人。

鍾竹汀廣文送程儀一封，約洋銀三十六圓，力卻之。走馬送予，及河，復出以贈，復卻之。右營勇四名南豐局差一名，過河分路回南豐，給路費洋銀六圓。左營派四勇送行。

由凡陽復涉河而北，緣岸西行，三十里曰南勞村。平田亦多荒者，而地則愈開曠矣。折而南十里曰志外。又十里曰南板。此處西倚山，東南襟河，北爲凡陽之障，山環水抱，頗爲形勝。河水深丈許，以竹筏渡。南岸有村曰邊水。平坡尤寬衍。又二十里，過河曰抱田。河以北黎屬定安，河以南黎屬崖州。由抱田而南，十里曰抱由。又十里至樂安城。是日計行九十里。

自紅毛以北，皆崇山峻谷。自凡陽以東，地稍開展。凡陽地面方廣不過五六里，四面環以山，海忠介謂凡陽毛贊之間可建一大縣，殆未親至其地，一觀廣狹何如耳。將來若添城設縣，據形勢莫如南板，取寬曠莫如邊水，凡陽

不足道也。

鍾君言欲招黎中客設市于凡陽，毋許入居黎村，私與黎貿易，貿易必于市，官可就近爲平物價，亦禁盤剝之一法也。

自南勞以南，土地辟，田野治，路平山低，人庶歲豐，而穀賤甚。不啻黎中乃有此好區處也。

樂安米每升重二十兩，計錢十四文。瓊州米莫賤于此處矣。

自南豐以至凡陽，共計三百零五里，皆生黎所居，山最深林最密之處也。其中並無平廣之荒地，亦無大林，間有茂密之區，亦淺露于山阿之外。其材木以雞子木臘脂木油楠絲楠爲佳，而每處不可多得，其出山易者已採伐罄盡，今惟層山峻谷中間有一二株數株而已。凡言黎中多腴地，多材木，皆耳食之談也。又有一種苗人居無定處，每向黎人租山而伐之，盡則易處，不居平地。凡陽一帶山中，聞有二百餘家。

樂安城傾圮大半。城中無黎，只客民六七十家。井水不可飲。汛官何秉鉞往崖州治病，瓊軍後營前奉札移駐于此者亦尙未到，聞鍾竹汀廣文言後營已有差弁二人在樂安，予至樂安亦未見也。諺云，「崖州鬼，樂安水」，言

能禍人也。

多港多澗在樂安之東十里，官方頭塘萬統距樂安均二三十里，駐兵于此，以衛山內生黎，以鎮山外熟黎，不可緩也。

初八日，由鄉約代覓黎夫八名。出南門東南行，約五里，轉而西南行，約十里曰樂岡，又南十五里曰大案，皆平地。又南踰二小嶺，復就平地，計十里至浮淺村。是日計行四十里。

生黎所居之茅棚，上圓如船之篷，下以木架之，或高尺許，或高二三尺，用竹片或小竹排而編之。坐臥于其上。其下透空，犬豕可入。兩頭或一頭爲門，亦如船。熟黎茅棚上式同。下就地排木以竹簾鋪之，高不過二三寸，爲床以臥，亦有臥於地者。自番打以至紅毛草蟹他運打三烏，黎人男皆穿褲，女皆穿筒。毛贊以南之黎，男則以布五寸許遮其前後或僅包其前，俗謂之「包卵黎」者是也。女所穿之筒，紅毛以北，皆以自織之斑爛花布爲之，凡陽以南，多用洋布。其耳掛徑三寸許之大銅圈，而涅花紋，則同也。古羅活城遍訪無知其處者，疑即今之樂安城。

崖州黎村每有學堂，有塾師課孩子讀書。是日至浮淺，宿於學堂茅棚中。以筆問塾師以九月初一毛贊事及十

月十六土塘事。答與所聞略同。問以匪首，則堅言不知爲誰。

初九日，由浮淺而南，十五里至覃寨。又十里曰抱懷。又三十里曰抱蘊。又十里至大力村。又十五里至小力村。又二十里至崖州。入西門，出東門借寓于四邑會館之西廊，已初更矣。是日計行九十里。一路所過，非岡即嶺，間有低平之田，亦狹而不廣，村落亦稀，新開之路茅草雖復刈去，而行人殊鮮，無怪途中屢有搶劫也。

自凡陽起程而南，黎夫或十里一換，或二十里一換。由凡陽至樂安凡換夫六次，皆黎夫彼此自相呼喚接送，隨到隨換，一呼即集，此接彼即去，不須給錢。樂安至浮淺未換，每名給錢五十文。浮淺至崖州惟至覃寨換一次，至抱懷抱蘊欲換，而村中男子皆外出收穫，村小男丁亦不多，覃寨夫直送至崖州，每名給錢一百文，崖州常例，用夫一日給百文也。

崖州文武官聞均赴藤橋查辦過山黎匪未回。

初十日，擬稿電稟道憲：□於十月三十由南豐入番崙，東至紅毛，西過毛贊毛貴，抵凡陽。初六日，遵札查閱左營。九月初一，有土塘官方多港多建萬銃黎吉狗浪岸等，率匪三百餘人劫掠毛貴等村人畜。十月十六，土塘復

有掛紅集衆事。幸二十後，左營至凡陽，亂未起。□沿途查訪，二事皆實。惟匪首係黎呈所開姓名，確否未探實。大兵甫旋，小醜即敢聚衆三百餘人，出境百五十里，復敢傳箭，似宜亟懲以折亂萌。查土塘多港等村皆在樂安東南二三十里內，可否報省兼飭催後營速進樂安，偕左營會同崖州文武速查辦，請酌。□於初九日抵崖。該州文武均往彈壓過山黎未回。賤軀幸平安。此稟。計聞匪首二十三名。

又擬稿電稟督憲撫憲道憲：□於十月二十一由瓊而西，經澄臨，至那大。又南至南豐，取道入黎。過番打番崙打寒東折至紅毛，西經草嶼他運打三烏至毛贊，此以北，皆崇山峻谷，無平荒，林亦少材木。由毛贊毛貴毛陽西至凡陽南勞志外，此以東，稍寬曠，然平田亦無多。山志外南經南板邊水抱甸抱由至樂安大案，此百餘里中，土地辟，田野治，路平人庶，歲豐穀賤甚。又南由浮淺覃寨抱懷抱蘊大力小力，於十一月初九至崖，則岡隴多地轉狹矣。自南豐達崖，直穿黎心，所過惟紅毛凡陽水惡，飲之腹痛脾洩，鍾營在凡陽亦患此，餘俱無他。論目前黎情及地勢要害，宜駐兵莫如樂安，購糧亦易。此地方實在情形之大略，其詳容後函稟。恭請鈞安。此稿十一日由電局發回

云，電纜斷，不能報。

申刻，樂安汛官何秉鉞來見。詢以地方黎情，則多方諱匿。詰以九月初一十月十六二事，亦不肯遽言。再三詰問，始言「多港多洞頭塘官方之多匪久矣，官卑職小，言之上司以爲多事，故不敢言也」。問以匪首姓名，答云，「皆總管哨官頭人，地方有冊查之自知」。問誰最兇惡，仍諱匿堅不吐實，刁滑可憎。

十一日，前崖州知州李君開庭來拜，現奉委在崖招商股開辦官墟也，云已招有九十股。電報局發回昨日稟督撫道三憲稿云，縷斷不能報。

擬稿函稟道憲：昨日電稟，想已蒙台鑒。我公智燭幾先，預調兵進凡陽，褫奸魄，銷亂萌，已爲地方造福不淺。伏查黎患在熟不在生，在山外不在山內。兵駐凡陽樂安握內外之樞紐，衛生之良，鋤熟之莠，二者均便。後或有他變，兵由外入，亦可冀收夾擊之效。海忠介言「據東西南北之中，狀虎豹在山之勢」，即在此矣。管見所及，願效千慮一得之愚忱，條陳于後，伏乞採擇焉。

一，凡陽水惡，樂安城中井水亦不可飲，兵恐難久駐。查凡陽之間有南板村，地頗形勝，左營甫于凡陽樹欄結茅以居，未便遽令再移，可飭就近相度南板，預爲經

營，以作後圖。

一，凡陽毛贊一帶之黎，屢被匪掠，久棄平地，退居山林，久無牛，田皆荒廢，嶺門局發牛，亦未沾及。該處或購牛二三十頭，購犂稱是，以給黎人（嶺門局發給紅毛崗之牛亦有不服山草而斃者，須購崖州黎牛），招就平地，選左營勇之知以犂耕者教之用犂。購牛犂費不鉅，以犂耕用力少而成功多，左營近在凡陽以之教耕，似均便也。

一，樂安米升重二十兩者價只錢十四文，購五百石使足一營一年之食。糧爲軍中要需，可否先發一月餉銀，令營積軍糧，而于此後每月發餉分扣歸欸。請酌之。

一，左營所用皆前門來復鎗，可否發給後門者數十枝。請酌之。

再稟者：昨日電稟後擬再發電，而局言縷斷，稿已發還。聞崖州陵水一帶，熟黎屢出劫殺，大兵之後似毫無畏懼，禍發恐不在遠。其勢散漫多烏合之衆，諒不能爲大患，而我兵不能耐瘴，不能深入，前車之鑒，最爲可慮。左營在凡陽勇多腹痛脾洩之病，至凡陽亦苦此。冬時如此，來春恐或甚于此。後軍到樂安後，請飭速查辦土塘多港等村黎匪，「兵貴拙速，不貴巧遲」，二語乃目前要圖。至謀久計，須練耐瘴之兵也。請我公預籌之。擬明

日起程赴陵水。又稟。

答拜李君開庭。座遇崖州生員林承先，詢以黎事，談久之。

崖州漏網匪首王亞亂王怕動修王亞馬李亞書董亞貫林怕且六名盤據東崗，高亞厚符怕凱盧益彥麥亞橫四人盤據西崗，皆黎匪。又有謝其清黃亞福秦老開三人，土匪也。

崖州田賦額銀一兩折錢一千八百文，民色米一石折錢四千文。黎賦額銀一兩折錢二千五百文，色米一石折錢五千五百文。

東黎匪村抱寨抱丑大烟紅花力村等村最著。西黎匪村角牛官方頭塘（即土塘）大抱過小抱過等村最著。

本年大兵撤後，四月下旬，黎匪劫牛于山脚村，刀傷二人，斃一人。五月初，東黎殺劉州牧保林親兵于廻風嶺。五月，黎匪砍電竿于坡頂。八月廿九日，力村崗昏約村黎劫死武生蕭國英于溝邊。九月十六多港峒牛角黎殺方上祿于山邊，劫商民于燥水田。九月廿五廿九日，過山黎歌血謀叛，掠陵水民牛。十月初旬，官方頭塘角牛黎會盟謀叛，數出境劫掠。

以上皆林生員所言。

崖陵交界處有獠黎六村，素多匪，地與屯前刁鵝相

近。獠匪首怕用丹（即怕勇且）。

崖州民間無當舖，而文武大小各衙門各開當舖。皆可以物質錢。每月六分起息，三月期滿，不贖即不准再贖。其始衙門之僕從爲之，繼而帳房爲之，今則官自爲之。去任之時，其存心良善者，減息三分，令民取贖，其從人之私質者不減，習以爲常，真奇聞也！

十二日，因夫未到，未起程。林承先至，詢以黎村道里。

抱寨抱丑大烟三村，在崖之東北九十里，其東南距三亞三十里。紅花落崩二村，在三亞東北三十里。大茅崗在三亞東五十里，距藤橋四十里。力材崗在崖城正東六十里，其北四十里即抱寨。大抱過小抱過在樂安西七十里。過山吊羅二村在崖州東北二百二十里，距藤橋四十里。黎六村在崖州陵水交界處。

午刻接朱道憲電報，即電復：灰示奉到。昨電阻，已另具稟交驛。明日起程赴陵水，如託福無恙，當再由寶亭入水滿，出嶺門回郡。復擬簡稿電稟督撫二憲：□由南盤直穿黎心，已達崖州。查紅毛以北，皆崇山峻谷，西折至凡方稍開展，均無平荒，亦少大林。南折至樂安，百里中，土地辟，田野治，歲豐穀賤甚。黎山內弱外多反側，

宜防。此稟。

是夜，林生員復至。詢以黎匪起事始末。太息而言，曰，「往者符河店之亂，攻之不勝，誘而斬之，其弟怒，集黨東西出掠各數十村以洩忿。官兵無如之何，卒以招撫了局。黎無忌憚，由此始也。東黎大茅大煙抱寨抱丑匪黨藤橋會匪，時出劫掠，迄至光緒十二年之亂，實始於感恩之陳宗明。而出劫定安者，大半皆多澗多港南崙抱寨及陵水等黎，當事者乃以萬州陳中明爲罪魁，陳固匪首，而此次實未出巢，又未能勦多澗多港等匪，轉以頂帶榮之。匪黎以此誇耀于良黎，良黎亦思爲匪矣。地方何能久安！問「感恩陳宗明何以亂始」？曰，「陳會匪之首也。會匪攻感恩黎，不勝。陳乃招藤橋會匪五百人往援。感恩黎敗，則求救于崖州多港多澗黎。崖黎以二千數百人往，復不勝。黎死二十餘人，會匪只死二人。黎乃以衆圍之。又數日，不克。感恩黎復求援于儋州黎。儋黎亦以二千餘人來援。會匪懼，陰賄崖黎而私與連和，乘夜脫歸。崖儋二黎爭功，各責賄于感恩黎。不滿其所欲，各大掠而歸。文武官無過問者。此光緒十二年六月下旬事也。崖黎既出境飽掠得志歸，七月，遂合陵萬黎，出定安大掠，復各飽載回巢。大兵來勦什密寥二南崙而已，餘則就撫，各得頂

戴。十餘年來，爲匪之衆得志者多，受創者少，亂何能已耶？」又言，「今人惜無王陽明先生之學問經濟，若能如王之勦大澗，則可矣。甚矣，良知之學不可不講也」。問，「生平爲陽明之學耶？」曰，「講究已三年矣」。曰，「陽明平賊，其得力處在于地勢賊勢知之甚詳審，此乃程朱即事求知之學，非致良知之功也」。林聞此語，首肯者久之。復與語心性理氣四者之不可不辯。至三更後乃別去。

十三日，辰初由崖州而南，過河十里曰南山墟。又五里曰南山嶺。折而東，十五里曰新高汛。又二十里至馬嶺。又四十里至三亞汛。三亞港在汛東十二里，大船載萬餘斤者可入，又東五里曰衣領港則輪船亦可入，瓊州港門此爲最大矣。

至馬嶺時，聞協鎮方州牧唐皆于三亞理程，將至此，而途竟未相遇。至三亞詢之，云，「協鎮州牧昨日至三亞，日見各黎頭人畢，已于午初由此起程回州」。殆中途錯過也。

汛官梁廷驥來見。問以過山吊羅事，皆答云「不知」。問「協鎮州牧至藤橋何事，亦知之乎？」曰「撫黎」。問「撫何黎？何姓？何名」？答云「不知」。問「何以不知？」答云「地有分汛」。問「三亞藤橋相近，又同屬崖

州營，鄰黎有變，而云不知，可乎？」一笑而罷去。

從九海祥魁三亞紳士也，亦來見，問以過山事，亦不知其詳。

是日，未早餐即就道。至新高，從人飯予，惡其不潔，未食。至馬嶺亦然。至三亞已黃昏。宿于文昌廟中，空虛無人。命從人尋鄉約至，始得水與柴，迨炊飯熟，已二更矣。將食而海梅春至，命從人先食，予與海談半時許。從人食畢而臥，已鼾聲如雷，以日間走九十里身乏故也。飯畢，令候僕先睡，自出照料門戶，月明在空，光明如晝，宵深人靜，庭樹無聲，僕僕于途，偶得此清寂好景，心目俱爲之一爽。

十四日，由三亞而東北，十五里至坡頂。又十五里至小橋。此處向有二百餘家，光緒六年以後，屢遭匪掠，逃亡大半，田地皆荒，而水土甚惡，往來者相戒勿於此處飲食，即崖州土人亦然。又十里至大茅峒。其西北即南崙峒也。自大茅而北，五里過回風嶺。嶺不高而崎嶇，多曲折，兩旁皆叢林陰翳，幾不見天日。下嶺五里，至嶺下塘，海濱也。

十五日，東北行，二十里曰永寧鋪。沙坡一片，甚寬而平，遍生淺草，稀有樹木，無開墾者。問之土人，云，「

士多沙，瘠甚，不能藝五禾也」。又十里，至藤橋鎮。有海港，而大船不能入。市鋪約七十餘家，土人約二百餘家。

以過山事詢藤橋司陳君謨，云，「地有客民六七家，旁有小黎村九，每村不過數家，多者亦只十餘家，崖屬也，吊羅在其東北，係崖陵接界之山僻處。有偷牛賊藏于此，屢至陵水界盜牛。崖州報報賊，探未實也。今已編其戶口，約百餘家。捕得楊阿桓一匪，逃匿于此者也」。

藤橋汛楊君廷香來見。言亦同。

冬至節前後，日晷最短之時也。予日日黎明喚從人起炊，視時辰表值卯正，至西正天始昏黑。海南不獨氣候寒煖與內地異，即時日長短亦異也。

十六日，由藤橋而東北，十五里曰赤嶺，有小村曰頭鋪灶。又七里曰孤屯。入陵水縣界（其北八里即吊鶴）。又東北八里至五村，過加獨嶺，嶺只一土岡而已。又十五里至九所。自藤橋至此，地濱海，白沙彌望，高平之處，淺草平鋪，無開墾者。窪下及坡之四邊欹斜之處，略有耕植者。凡地屬高坡，雖平曠而土深厚，墾而種植其收成必減于低處二三分。蓋其地四無遮蔽，晴則風吹鬆土以去，雨則水漂土膏下流，且禾苗茂時，多虞屢災，此等情形，內地各行省山鄉之所同，海濱沙岡不待言矣。由九所東北

二十里至鹽灶，又十五里至嶺頭。又十里至陵水縣城。

是日東北風甚大，當面吹來無可避禦。午刻至鹽灶時，身忽發寒，亟加衣而熱作，頭疼腰痛。下午風愈大，至陵水，天已昏黑，飲熱茶大汗出，臥至三更，熱始退。

十七日，至撫黎局拜總辦席春漁太守及文案委員丁養泉張少堂。得朱觀察十六日電示，令歸郡由西路轉，會于和舍那大一帶。又往拜陵水縣饒春帆別駕。甫回寓，席太守朱軍門枉顧，丁養翁亦至。

饒別駕送錢三千及筒葉紙燭倚墊茶碗等物，留碗及墊，餘均璧。

朱軍門訂明日已刻招飲，席太守訂明日申刻招飲，均以疾力辭。丁養翁懷甯人，以鄉誼送菜四大碗，收其一，璧其三。饒別駕來答拜。

十八日，擬稿電稟道憲：十六抵陵水，微感冒，十七幸已愈。奉銑示令歸轉西路會那大，查道里惟由寶停水滿八九日可至紅毛稍近，餘均遠。由江西北，四日可達南豐，東至嶺門，西至金江，五日亦可達。容隨路探憲駕所至，趨迎。在陵再息一日，便北行。□稟，巧。

席太守丁養翁使衣至，而言申刻一叙，但具蔬菜。辭以實有疾，兼已懇縣代雇夫，須料理一切，懇容心領。

蕭軍門枉顧。饒別駕從人來下帖，訂明日招飲，兼言

明日夫恐未能齊。作書謝鍾教諭，遣四勇回營，各賞洋銀一元，又給路費一元。據勇言由陵水西北赴凡陽，五日可達。

午刻寒熱忽大作，頭疼週身骨節皆痛。至酉始汗出。至二更後，熱乃退。席太守送菩提丸一包，觀音膏二十張。

十九日，用葱白三條，薑三片，紅糖少許，煎菩提丸五圓服之。

席太守丁養翁來問疾。養翁送布帳一，太守送醃菜鹹姜等數種。饒別駕來問疾。

擬電稟道憲：十八電稟後，寒熱復大作，勢似瘧，藥之，愈當速。俟愈，即就道。□稟，皓。

二十日，已刻覺微寒，即擁被臥。寒而熱，皆較十八日減輕，而久不出汗，令從人煮薄粥乘熱啜之，冀催汗出也。不意粥纔下腹，即大嘔吐。吐已，身困倦甚，臥而大汗出。丁養翁來問疾，臥不能起與談矣。

燈下席太守丁養翁同至。太守送新會橘八枚，囑茶水不可多飲，正患口渴喉乾，多飲茶而不解，剖一枚食之，真如甘露也。得汪鐵舫十九電報，晚又得道署二十日電

復，均勸勿再入崗，由大路回郡。

劉庸齋先生所刻治瘧三方，屢試屢驗，用第一方令從人取藥煎服，乃臥。是夜汗出，至天明未止。

二十一日，席太守送醬菜四瓶，受其一，璧其三。蕭

軍門至，見于臥室，避風故也。以劉師所刻第一方就正于席太守，云，「藥當而分數太輕，宜并三服為一服，濃煎傾出，即更煎而後三分服之。且子已出大汗，威靈仙蒼朮二味可去」。時配一劑，復去威蒼配一劑，并而同煎，二分而服之。服藥後，食粥仍嘔，至晚食飯亦嘔。饒別駕來問疾。夜臥甚不安神，口常作渴，食橘不能解。二十二日，黎明喚從人起，煮茶飲之，渴不解。溫昨煎成藥服之，亦不解。席太守送小圓藥三九，令以涼水送

吞，從之，亦不解。復飲茶，轉覺喉乾口苦，連食二大橘，以甘蔗煎濃湯飲，亦不能解。午初，非寒非熱，焦灼異常，無可如何，惟煮薄粥湯，冷而頻頻飲之而已。

守三先生名傳，字鐵花，胡適之先生之尊人，歷官遼粵。余外叔祖王勝之先生記其事云：『先生治樸學，工吟咏。性樂易，無城府，與至陳說古今，議論鏗涌，一坐皆傾。體幹充實，能自克苦。嘗至南雒州密查要案，自肩行李，孑然就道；比至，遇大雨，午夜叩門無應者，立居民簷下，天明始行。又嘗至瓊州查生熟黎互鬪案，深入五枝山，瘴地也，染瘴，一病幾殆；皆人所難。文士脆弱，先生獨否。自言少時負五斗米山行百十里，若無事者』。按先生瓊州之行，時客吳大澂幕，所記不僅歷程，關係掌故甚多，適之先生舉以付刊，可感也。顧廷龍記。

地理學報

中國地理學會編輯

南京泰巷鍾山書局經售

定價每期八角全年四期三元

創刊號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出版

- 東南季風與中國之雨量
- 中國季候之分佈
- 中國人口問題之嚴重
- 江蘇省之農業區域
- 浙、紀勝
- 西寧松潘間之草地旅行
- 岷江峽谷
- 張相文先生傳

- 竺可楨
- 張寶璽
- 張印堂
- 胡煥庸
- 張其昀
- 徐近之
- 徐近之
- 柳詒徵

中國地理學會宗旨

收集地理資料，傳佈地理知識，從考察，講習，討論，出版諸方法以達到此目的。

職員名錄

- 會長 翁文灝
- 理事 竺可楨 張其昀 胡煥庸 黃國璋 王益厓 張印堂 張星烺
- 幹事 董紹良 翁文灝
- 會計 張其昀 胡煥庸
- 出版委員會 張其昀 謝家榮 林超